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第二篇　求道與進學

十二至十八歲（西元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）

06.尋師訪道

上人自從在十一歲時目睹死亡，便常想：「怎樣才能不死？」後經人指點，修道能不死；要想了脫生死，必須要有明師來教導。稟明父母後，即出外訪師求法。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旁門外道不究竟

我在幼童的時候失學，沒有受教育。在我沒有出家以前，我就到處去尋找了生脫死的方法。北方有很多旁門外道，我都參加過，所以一些外道的法，我都知道。

好像在北方有一種外道叫「理門」，他們不念旁的，就是念一句「五字真言」。那個最高的領袖裝模作樣地坐在法座上，這個人叫「領正」，坐兩旁的人叫「幫正」；三個人坐到那個地方，就像放燄口似的。人人都向他叩頭頂禮，他的心裏就專念「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」這一句，這就是理門的法。

他傳什麼給信徒呢？傳一個密法。他叫你伸出手來，在你手心上寫「觀世音菩薩」五個字；你從此要記住，要默念在心，念「觀世音菩薩、觀世音菩薩……」不能出聲念，這叫「五字真言」。然後告訴你：「閉口藏舌，舌尖頂上顎，繫託心念，意根法現。」這個法，父子不過，妻子不傳。

「理門」主要特色就是不喝酒、不抽菸，所以叫「勸戒菸酒會」，又叫「在理公所」。中國近一百年以來，很盛行的這種外道，它所仗著是什麼呢？就是「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」這一句。因為我以前都去過，所以我都知道。我也參加過天主教的彌撒、耶穌教的安息會，我也研究過孔教、道教、佛教、回教，我各處去研究他們的教義。

（二）不吃不睡為聞法

十三、四歲的時候，有人講《地藏經》，離我那兒五里路，我每天都去聽。那時不是坐車去，是靠自己兩條腿跑路，來回要一個鐘頭；這麼遠，我還是天天去聽。講經的法師，有的把字都講錯了，好像颱風襲港，他說颱風「龍」港，而我專聽不會講經的人講經。他講得越不好，我越要聽；講得好的，我就不聽了。我就願意聽這個不好的，為什麼呢？在不好的裏頭，要能找出一個好的，那就是道了！

在那時候，只要能聽經，我不吃飯也不覺得餓，不睡覺也不覺得疲倦，心思時時刻刻都在經上。我聽經，不是聽的時候才聽，離開就忘了；我是念茲在茲，常常想經裏的道理，我是不是能這樣行？我是不是能仿照這樣去做？總要把它收攝到自己的身心上，是否能夠實用，這才算聽經了！

記得我小的時候，聽完經回家時，耳朵裏還聽到法師在講經，我自己還一直思維講經的道理；甚至於過了幾天，還聽得到。就是沒有法師講經說法，平時只要一靜坐，也常聽見虛空裏，有很多法師在講經說法，同時能聽到幾百個法師說法，而且我都能記得很清楚。為什麼能這樣子呢？就因為專心致志，念茲在茲，一心想要聽經聞法，這是我以前聽講經的境界。

07.俠義少年

上人生長在貧農之家，無錢讀書，失學在家幹活兒，也做過生意。當時年紀雖輕，為人行事，卻有他不同於一般人的作法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生在一個貧苦的家庭，家裏有點田地可以耕種，但只夠維持一年的生活。那時我十三歲，和我一個哥哥去收割。譬如割高粱，他割半喇子，半喇子就是割三條壟，割六條壟是整個的；我比他小五歲，他割半喇子，而我割整的。我那時個子小，高粱高，實在不容易割。沒人教我怎麼做，我先看他們割高粱的樣子，我就有方法了。我胳臂一伸，先抱住一大把，不用花多大力量，一下子就割十幾根，大人都沒我割的多。總而言之，都能勝過他們。

十三、四歲時，我歡喜站在馬上奔馳，願意拿刀弄鎗學武術。我有自己的馬，我騎馬不是騎著馬，是站在馬身上讓馬跑，一點也不怕，覺得自己這麼小，就敢站在馬身上跑，令很多人都看著我，這是很威風的！有一次，遇到有一個人看我這麼玩，我也回頭看著這個人，沒想到前面有棵大樹，我一下子被樹撞跌到地下，幸好沒有傷著什麼。我那匹馬真是匹寶馬，牠一看我跌掉下去，即刻停止；比汽車煞車還快，站在那兒，一步也不邁。

我小的時候歡喜看小說，尤其武俠小說，《三國》、《列國》都歡喜看，我看過七劍十三俠、七俠五義。我看完這部小說，就像看電影似的，書中人物一幕一幕地都現在我的腦海裏，這個拿刀，那個拿劍；我都記得內容，隨時可以背出來給旁人聽。為什麼能這樣子呢？就因為我心專一。

我讀《三國演義》，看到關公被殺的那一段，我哭了三天。因為我覺得關公這麼忠義的人，還慘遭殺身之禍，心裏實在太悲痛了，忍不住感慨落淚。我家沒有電燈，用油燈也很省，那怎麼看小說呢？我就拿著小說到屋外，藉著雪光這麼看；或者是點一枝香，用香頭的火光，一行一行地看。

那時候，我也做過生意，和人家合股來做生意。我家裏本來有五晌（東北的土地計量單位）地，東北十畝為一晌。到我這幾個哥哥的時候，守不住就把它賣了，兄弟分賣地的錢，我分到五千多塊錢。我這五千多塊錢到手，我結拜的兄弟趙懷德（音）、邵國才（音）就來和我商量，三個人合股作生意。他們說：「你這個五千多塊錢，將來可以賺到五萬塊錢，錢會一天比一天多！」他們說做什麼生意呢？用機器擀麵切麵，第二天賣麵條。另外販賣麵粉，在五常縣（今已升格為五常市）買麵回來，到拉林賣；又在拉林買靰鞡鞋，到五常縣去賣，這叫作小生意。我當時也不懂得什麼叫錢多、什麼叫錢少、什麼叫賺錢、什麼叫不賺錢，不懂這個。他們來遊說我，我就把五千塊錢交給他們了；可是他們兩人一分錢也沒有出，就用我這五千塊錢來買貨物，等著賺錢。

我負責幹什麼呢？我負責用機器來和麵、壓麵、切麵；第二天，還要到街上，擺一個箱子在那兒賣麵，一斤一斤地賣。有的時候都賣了，有時候就賣不了。賣不了怎麼辦呢？我就把麵拿到道德會，剩多少布施多少。大概也是王老善人（道德會創辦人王鳳儀）顯靈，天天賣的很少，剩下的很多，所以道德會天天有麵吃。

一冬之後，麵沒有了，靰鞡鞋也都賣了，可是沒有錢。他們說生意賠了，過年就結束生意，分剩下的存貨。我分到什麼呢？三雙靰鞡鞋；那時候靰鞡鞋最多值五塊錢一雙，我五千塊錢的本錢只剩十五塊錢。我那時候覺得沒有錢也很好，免得有錢不知幹什麼好。道德會講去爭心、化貪心、圓滿良心，我覺得人都要有良心，不要爭、也不要貪、也不要求、也不要自私、也不要自利、也不要打妄語。

像這樣的事，一般人一定要打官司，可是我不和人爭。我做什麼事情都是吃虧的，不佔便宜，到現在還是這個樣子。所以我常常說我是個很愚癡的人，人家不願意的事情，我就要做，這真是非常愚癡！

【後記】靰鞡鞋是東北的特色民俗物品，「靰鞡」是滿語，意為「皮製防寒鞋」。靰鞡又寫作「烏拉、兀剌」，是東北人冬天穿的「土皮鞋」。俗話說：「關東山，三件寶：人參、貂皮、靰鞡草」。東北話往往把靰鞡的後一個字讀成「嚕」或「嘍」的音。過去人穿鞋一般都是自家做，很少花錢買，但靰鞡卻是例外。因為只有少數技藝熟練的皮匠才會製作，所以人們需要花錢購買或用農副產品交換。

08.難彈落日弦

上人一生的遺憾，就是沒有報國。日本侵華，佔領東北；他看見日本蹂躪中國，曾想從軍打日本，未能遂願。

上人曾說：「出家未忘忠貞志，不改國籍溯本源。我雖然出家了，我沒有忘掉『忠心為國』的

思想。我是中國人，永遠是中國人，生生世世、在在處處都是中國人。等中國真正強大了，我那時候或者已經不在了，或者還在；不管在不在，我希望我這一生，最低限度不改變我的國籍。我不貪任何的便宜和方便，因為我沒有忘本。」上人忠貞愛國之心，唯天可表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十二歲就想修道，可是以後看見日本侵略中國的殘暴行為，我也曾想保國衛民，可是沒做到！九一八事變那時候，我當時十四歲，還不太懂事，不知道什麼叫國？什麼叫家？以後日本人來了，到處摧殘中國的老百姓，我就想去參加革命軍去打日本；可是怎麼樣也沒成功，沒能遂我的志願。我一生的遺憾就是沒有報國，不能為國流血流汗；以後各處給人治病，漸漸走到出家這個途徑上了。

當時我不恨日本，恨他們是沒有用的，我要想法子來對付他們。對付日本的方法，就是用「火」來攻，我預備到什麼地方都用火攻他們。日本屬於火，我想以火攻火，以毒來攻毒；譬如用火把他們住的地方都給燒了，叫他們無家可歸。在日本投降的前五年，按著這五行來推測，我早就說過，日本投降那一年，這日本他一定會衰了、沒有了。

【後記1】民國20年（1931年）9月18日，日本突擊佔領瀋陽，奪東三省。民國34年（1945年）9月9日，日本正式投降。

【後記2】日本投降是1945年，歲次乙酉，民間說「日落申，點燈酉」，這時候「太陽」下山，氣勢漸衰。上人在前五年預測時，歲次是庚辰年，太陽在辰，氣勢正強，日本恣意蹂躪中國因火旺。但物極必反，火過午就漸衰，而酉年屬金，火金相剋，故日本氣盡。

問：上人心懷中國，為什麼把自己的道場設在美國？

上人：我一向是人棄我取，別人不去的地方我去。臺灣這裏多的是道場！

09.皈依三寶

上人訪師求法，經過三年，遇到上常下智老和尚。上人一見大師，感覺早已熟識。上人拜問了生脫死之法，大師說：「真誠持久，實踐篤行；法門不二，向上一乘。」上人聞法受益，衷心喜悅，於是拜老和尚為師，正式皈依三寶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沒出家前，皈依常智大師。常智大師和常仁大師都是雙城縣的人，智公是常仁大師的師弟。我作夢讀了幾天書，所以斗大的字也認識幾籮筐；也因為我識字不多，所以就拜一個不認識字的人作師父。他俗家姓孟，一般人稱他叫孟打頭，因為他帶著一班工人去做工，做工頭的。又叫孟豆腐，他會做豆腐，所以也歡喜吃齋。常仁大師在守孝的時候，他常年給王孝子（即常仁大師）送飯；這都是靠他做豆腐，或者當打頭賺的錢，一方面養家，一方面供養王孝子。他為人忠厚誠實，總是吃虧讓人。受常仁大師的感化，萌出家之念。他太太和子女抱著他的腿，放聲大哭，不讓他出家，常智大師說：「你們如果不放我走，明天就有人會死，要用棺材抬出去，你們看怎樣？」家人見他以死明志，也不敢再攔阻。他拜上修下雲老和尚為師，常仁大師是他的師兄，專修念佛法門。在張彥明家閉關後，明心見性，智慧開朗，出口成章！他後來自己念佛往生了。

10.求學新生

上人十五歲，始入私塾求學，發憤不輟，吃飯常是匆匆地吃幾口就算了。後來思路開通，把握讀書要領，僅僅二年半時間，通曉四書五經，醫卜星相也有所涉獵。

上人自述：

（一）先難後易初入學

我在幼童的時候失學，沒有受教育。直到十五歲，才開始在私塾裏讀書；三月初十上學，舊曆八月十三放假，讀了半年，冬天，日本人來了，就沒有讀書了。十六歲讀了一年書，十七歲又讀了一年書，前前後後合起來是兩年半。

要小孩子好好讀書，很困難；可是要他學一些壞事，非常容易，甚至無師自通。好像我小時候看人家玩賭牌九，我到那兒一看，沒有五分鐘，我統統都記得了，回去自己就會做牌九，做得很漂亮。

我一開始讀書讀得很慢，笨得不得了，讀一遍也記不住，讀兩遍也記不住。譬如我讀《百家姓》的時候，因為在家裏聽我母親念過，所以我聽一遍就會了，就能背，記得很清楚。那時候讀書要背書，我拿著這個書本到先生那兒，把書交給先生，然後掉過背來背書，怎麼樣呢？一個字也想不起來，連個「人」字也想不起來了，就這麼奇怪！為什麼忘了？自己也莫名其妙！很多天都是這個樣子。

我就想：這是什麼道理呢？怎麼在炕上念得那麼熟，一下地都忘了？是不是沒給聖人叩頭呢？沒入學以前，我早就給聖人叩了很多頭，入學又叩了頭，這個理由不存在的。我就自己研究，才知道是因為害怕；怕先生那個大煙袋鍋子，萬一背錯，他會打頭的，心慌地把所有讀的書都忘了，就想著他會不會拿煙袋鍋子敲我頭？明白這個，以後就不怕了，挨打就打！怕什麼？從此之後，我在炕上專心讀書，到先生那兒背，一字不差。

最初讀得很慢的，以後找著讀書的門徑就很快，不單記得快，而且還永遠也不忘了。等到讀《大學》的時候，就讀得很快；我讀一天的書，旁人二十天也讀不了。為什麼這樣子呢？就因為得到讀書的門徑了，一心不亂，專心讀書，旁的什麼也不想；不想吃，也不想喝，也不想怎麼穿好衣服、住好地方，什麼都不想。

我讀書專一到什麼樣子呢？我告訴你們，你在旁邊作戲、打鼓、吹喇叭、吹簫、吹笛子，或者打鐘，我都可以聽不見。本來聽見的，但是我可以叫這個心不跟著你的聲音跑，能把心管住。我最初讀書，讀三十遍還不會；得到這個法門，能專一、管得住心之後，讀一遍就能記得大半，讀兩遍就完全都記得了；若讀三遍，就永遠不會忘了。

當時教我那個老師，是一位前清老秀才，他七十多歲，教了五十多年書。我跟他讀，他說：「唉，你這個學生，我早要遇到就好了！我們兩個可以說是沒有緣，又可以說是有緣。怎麼說是有緣呢？我們現在遇到一起，你跟著我讀書，這是有緣。怎麼說是沒有緣呢？真要有緣，你應該早遇著我，我要是早遇著你這麼會讀書的學生，那我該有多歡喜！」

他就曾經這樣讚歎過我，他說：「看你這個樣子，一點都不聰明；但是你記憶力這麼好，你真是和顏回差不多了！」我一聽他這麼樣讚歎我，就生了貢高心，我說：「我怎麼可以比得了顏回呢？而且我也不願意和顏回比，為什麼呢？顏回聰明太過了，變成一個短命鬼；我如果和顏回一樣，我會不會和顏回一樣的年紀就死了？！」以後我就給自己起一個別名，叫「如愚子」，這就是一個貢高的名字。本來壽命長和短沒有什麼分別，你要是怕短命，這就是著住到壽者相；你若歡喜長命，這更是著住到壽者相，所以我不願意學顏回的短命，也不願意學彭祖的長命。

（二）上課頑皮趣事多

我很歡喜對對聯，全班有三十多個同學，上對聯課時，差不多有二十五個都找我當槍手。你說這怎麼辦？我就模仿他們寫的字，幫他們對。總而言之，都可以幫他們敷衍交卷子。我記得有一次，老師出的上聯是：「鴻雁空中過」，我給同學當槍手，對：「麋鹿山內遊」。先生看了，就對這個人說：「這是你對的嗎？」他說：「是。」先生說：「你想出這樣的好句子來？可是這個字又像你寫的，這是怎麼搞的？」回憶年少這些往事，很好笑的！

在私塾裏讀書的時候，我也很頑皮，不知耍過多少把戲。我有個同學讀了十二年書，我只讀了半年書。他在學校裏當學長，就像班長或學生主席似的。老師如果不在學校，他就做代理老師要同學背書。可是老師不在學校時，學生多數不會好好讀書。到背書的時候，誰也背不出，他就罰同學跪在至聖先師──孔子的牌位面前，好多人都跪在那兒。我為他們抱不平，因為我是第二個主席，我說：「你們現在都起來，不要跪了，看他能怎麼樣！」這些學生看我支持他們，都站起來。主席氣得用眼睛瞪我，卻奈何不了我，我對他說：「將來你小心點！我要為大家報仇的。」

沒過兩個月，雖然他讀了十二年的書，我超過他，變成我是主席。老師不在學校，我當代理老師，看著同學背書。我第一個叫他背，他背不出，我就說：「你到孔子那兒跪著！」他望著我，也不敢不跪。我對學生們說：「你們都會背了沒有？」有的說會，有的說還不會。我說：「你們在那兒站著念，什麼時候會了，什麼時候再來背。」結果只有他一個人跪著，別的學生都站著念書，氣死他了！

11.讀書要訣

上人讀一天的書，旁人二十天也讀不了。「三到」、「三上」，是上人讀書要訣；他讀書專心，和書本合而為一，所以讀得快，記得也快。

上人自述：

「讀書法，有三到；心眼口，信皆要。」什麼叫「三到」？就是眼到、口到、心到，不打妄想

，專心讀書；眼睛看著書，心裏想著書，口裏念這個書，這是三而一、一而三，心眼口合作叫三到。這必須要專一；專一則靈，分馳則弊。

還有「三上」，就是路上、廁上、枕上。當我走路，眼睛看著路，心裏背書、口裏背書，一遍又一遍地背。要是背熟了，每一天要溫習一、兩遍，這樣永遠都不忘了，這叫路上。還有枕上，就是在睡覺的時候，不想旁的，就想書上是怎麼說的，然後自己想：「古人著書立說，就是給後人留下一個法則，我能不能照這個法則去做呢？我能不能效法呢？」我讀什麼書，我就想自己會不會這樣子？我對自己說：「我將來一定要躬行實踐這一句話，我要這樣做！」我把書上的話，當作和我自己想說的差不多，那就記住了；無論讀哪一段書，都是往自己的身心性命上，來回想一想。

另外，上廁所是讀書最快的地方，那雖然是短短的一個時間，可是你那時候讀書，很好讀的，想不起來的也想起來了。為什麼呢？這是一種三昧。你在那個時候，什麼妄想也沒有，你專心讀書，全都記起來了！我連那個時候也不空過。一般聰明的小孩子，他離開課本，就和書分家了；我得到這個方法，我是和書本合而為一，所以讀得快，記得也快，念一遍四書五經就全記得了。

我最後的那位老師叫郭錦堂，字如汾，是個秀才，山東人。這位老師學問很好，他看我讀得快，他讀什麼書，就給我講什麼書；他隨講，我隨懂，再讀更容易了。好像〈報任少卿書〉是古文最長的一篇，大約有二千三百多字；老師讀了一宿，就能背得出那篇文章。他對我說他怎麼讀那篇文章，讀得怎麼樣快，然後說：「看你的了！」這時剛吃完午飯，可以睡一個鐘頭午覺；我沒睡覺，用這一個鐘頭看這篇文章。這篇文章實在很難背的，但是我很專一；看過兩遍，我已經能背得出了。第二天我背給他聽，把他嚇壞了：「你──，我都要讀一宿，你讀一個多鐘頭就會了！」

【後記】據悉上人的老師郭如汾，是一位當地有名的教書先生和中醫，他在上人出家後不再教學。一天，有一對夫妻，抱一個一歲多的孩子來找他治病。郭如汾一看這孩子很快就要死了，吃藥也沒用，就開一個簡單的藥，要他們帶回家再吃，明天不用再來。這對夫妻走到半路，這小孩子就斷氣死了。他們想訛詐郭如汾的錢就去告狀，說郭如汾開藥，把他們的孩子給藥死了，郭如汾因此被關了一年多，他始終一直不認罪。後來他被放出來，生氣就回山東了。

12.跪念地藏經

皈依上常下智老和尚後，上人即修禪習定，讀誦佛經。上人十五歲第一次看見《地藏經》，從此天天跪念《地藏經》，膝蓋跪破也不惜。上人對經典至誠恭敬的精神，實在不是常人可及！

上人自述：

開始修行，就念《地藏經》和《法華經》。十五歲那年冬天，我第一次遇著《地藏經》。以前沒有看過佛經，這是頭一次看到佛經。好像是在妙蓮長老那兒得到這個《地藏經》，是他用筆寫，然後再印的。我得到他寫的《地藏經》，回去就開始念。北方的精進香可以燃兩個鐘頭，我點一支香，跪著慢慢念；念完一部，香也燃完了。

我是在中午的時候念，一天念一部。念了一個時期，把膝蓋都跪破了；因為是在磚地上跪著的，什麼也不墊。本來也有墊子，但是我不用，愚癡到把膝蓋都跪破，還是不用墊子！這是我頭一次念《地藏經》的經驗，那時的體會是一言難盡的，身心都覺得很清淨舒暢。我那時候蠢得那個樣子，不願意墊墊子，就願意叫膝蓋破了、流血，覺得這是應該的。你們現在膝蓋沒有破、沒有流血，跪在地下，一定要有個墊子來墊著；痛一點點，就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膝蓋。由這個證明，你們是比師父聰明得太多了！

13.血染法華

所謂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」上人專一其心，用功辦道，又可從他看《法華經》，看得眼睛流血，略窺一、二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過去看《法華經》，看得眼睛流血。為什麼流血呢？因為很多天也沒有睡覺，跪在那個地方看《法華經》，越看越願意看，越念越願意念，念得把吃飯也忘了，睡覺也忘了，連眼睛流出血來都不知道。等血滴到經上，把經書染紅了，我才知道眼睛流紅血，眼睛不幫忙了，才不得不休息。這是我看《法華經》看得這個樣子！

有人說：「唉，法師你這太愚癡了！」不錯，我若不愚癡，眼睛就不會流血；像你那麼聰明，

眼睛絕對不會流血，對不對呀？你在心裏笑起來說：「是這樣子的！」你不好意思笑出來，只好在心裏頭笑起來說：「我當然是比你聰明。」雖然你比我聰明，但是你現在做我的徒弟，你再聰明也得要跟我學。

我記得念《法華經》，念得這個樣子，我還記得我過去什麼都做過。你不要以為這個師父是個法師，我也做過皇帝，也做過宰相；總而言之，什麼都做過了。我記得雖然不太清楚，馬馬虎虎有這麼回事。我現在不願意做皇帝，也不願意做轉輪聖王，做這些事情太麻煩了！

14.初轉壇經

因為當時有很多出家人不識字，苦於無處學習佛法；上人十六歲就以弘揚佛法為己任，在寺院講解《六祖壇經》、《金剛經》與《阿彌陀經》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做小孩子的時候，是個不會說話的人，講話很遲鈍。可是從十六歲我參加道德會後，就學講演，天天練習說話，也就會講演了。以後研究佛法，我也就練習說法給大家聽；我知道多少，就給大家講多少；不知道的，當然就不能講。

雖然年紀輕，但是我願意為佛教服務，我也參加佛教會很多事情；我十六歲的時候，就住在廟上，天天講《六祖壇經》；認幾個字，就講幾個字的經；那時候，有的字我還不認識。什麼人來聽呢？很奇怪的，是一些和尚。中國當時文盲很多，這些和尚不認字，想要學佛法也沒處可以學。因為我至少還認識幾個字，如果不給他們講一講，他們永遠不知道佛法是什麼？佛教是什麼？當時我也講《金剛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這些小部經典，又講其他種種的佛法。我十六歲時，就以弘揚佛法為己任；到今天，練習得不會講也會講幾句，不會說的也會說幾句了。

我看《六祖壇經》，越看越歡喜看，越歡喜看就越看。看到《六祖壇經》「法有頓漸，迷悟有遲疾」那個地方，我想：「怎麼還有頓、有漸？什麼叫頓？什麼叫漸呢？頓、漸是不是一樣的呢？或是兩樣的呢？」我覺得頓、漸這個說法，很不平等的，我就寫了一副對聯：

頓漸雖殊，成功則一，何分南北；
聖凡暫異，根性卻同，莫論東西。

我在十七歲的時候，還說出這幾句話來：

一句彌陀萬法王，五時八教盡含藏；
行人但肯專持念，直入寂光不動場。

念佛是萬法中的王，不管你五時八教，都在這一句彌陀裏。

15.流通佛經

印經、流通佛經，功德殊勝，舉凡遇賀喜、祈福、懺悔、消災、薦拔之時，皆宜隨喜行之。上人曾說：「大家發心印經，流通到各處去，贈送大眾閱讀，教人認識佛法，這種功德最大，一定能開智慧，所謂『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』。印經不是印一本經自己用，自己開智慧；而是印大量的經典，令大眾皆有開智慧的機會。」

上人自述：

我在年紀輕的時候，我最初不會講經，所做的弘法工作，是什麼工作呢？就印經。譬如有人要印經，我就出錢來參加印經，印幾百幾千部，然後慢慢送給我的朋友親戚。每到過年過節的時候，或者他們有生日喜慶的時候，我就給他們送一點禮物。送什麼禮物呢？就是佛經。因為中國人歡喜紅紙，所以我用紅紙把佛經包得很莊嚴的送給他們，我說：「我送給你這個禮物，是最重大的禮物，為什麼呢？因這是救你法身慧命的。我和你是朋友，所以特別把我所最歡喜的佛法送給你！」我誠懇對他這麼一講，他一定會去看。他要是看了，對佛法發生興趣了，他就會來找我，問：「你這部經在什麼地方請的？我還有朋友想要，你可不可以再多送我幾部？」這麼一來，我再給他一部。

在東北，我沒旁的東西，就是佛經最多；我房裏的佛經，恐怕都比佛教講堂的佛經還多。我到什麼地方，佛經都很多的。因為我最歡喜的就是印佛經，現在用機器把所講的講辭印出來，這也是一種最好的弘法，我很歡喜。我對轉不退法輪的工作是這樣子，希望每個人對這個工作都努力去盡點心。在美國佛經很少，我們現在先發起印經，這是弘揚佛法的一個辦法；一方面印經作功德，一方面又開自己的智慧。

16.不解風情

上人剛開始讀書，讀得很慢，旁人看不起；後來讀得快，又遭人忌羨，甚至有了女同學的考驗。上人以一心向道的定力，化解麻煩。

上人自述：

做什麼就有什麼麻煩，讀書有讀書的麻煩，做工有做工的麻煩，做生意有做生意的麻煩，做官有做官的麻煩，當和尚有當和尚的麻煩。麻煩雖然有，可是你若會做，麻煩都不足為麻煩；你能把這個境界轉過來，就不麻煩，逆來順受。

所謂「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」無論做什麼事情，你若放不下，都是麻煩；你若放得下，就不麻煩了。什麼叫放得下呢？就是我常常對你們講的：「Everything is okay! No problem! 一切都沒問題！」你若能這麼樣，你也變成妙人了。

在我讀書的時候，也有麻煩。開始讀書很笨，誰也看不起我，說：「從來沒有遇過這麼笨的一個人，連八句《三字經》都背不出來。」可是等我一入門，就讀得很快的。讀得很快，好是好，可是又有讀得快的麻煩。讀得慢，人看不起；讀得快，有的人就妒忌，有的人就羨慕。老師也不會做老師，就讚歎我，對同學們說：「我教學五、六十年，沒遇著這麼能讀書的學生，這個人將來一定會做大事。你們各位要注意！」這樣一讚歎我，麻煩就來了。什麼麻煩呢？女同學的麻煩來了。我不用解釋，你們大家都明白；這個女同學打什麼主意，你們也會明白。就因為老師讚歎我，說我將來能做大事，她要看一看是怎麼個大事法？

等我下炕要背書的時候，這個女同學就用腳踢我。我那個時候十六歲了，說一句不好聽的話，就是不解風情，不懂女孩子的心理。當時我把眼睛一瞪，發起脾氣，我說：「我要打死妳啊！妳想幹什麼？」把這個女同學嚇得一縮脖子，一伸舌頭就跑了，這個麻煩算是退去了！

你猜以後怎麼樣？她家就託媒人到我家，和我母親講，就因為我讀書讀得好，這個女孩子迷上了。她家什麼也不要，也不要錢，也不要禮物，只要答應就可以了！我母親聽了，高興得不得了。等我一到家，我母親就對我講：「你有位同學的家裏，請媒人來說親；說只要我們答應，他們什麼條件也沒有，什麼都不要，他們白把一個女孩子送過來。」

「那你怎麼樣呀？你有沒有答應她？」

「我說我要等你回來，問問你。」

「你說問問我，這還算你聰明，你沒有做主意。如果答應的話，你今天答應，我明天就去出家。」

「你不能出家！」

「你不叫我出家，你就不要答應這個女孩子。」

「那好！」就這樣子，才把這個麻煩又退了。

17.背咒神速

上人曾用六個鐘頭背熟〈楞嚴咒〉，三十分鐘會誦〈大悲咒〉；精誠所感，又領悟到四十二手眼。上人說：「我到西方，用什麼弘揚佛法？我憑著觀世音菩薩的力量，憑著〈大悲咒〉、〈楞嚴咒〉的力量。」因為上人不爭、不貪、不求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打妄語，所以念什麼咒都靈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讀〈楞嚴咒〉的時候，是每天讀兩個鐘頭；早起讀一個鐘頭，晚間讀一個鐘頭，這樣讀了三天，就會背了。後來我請到〈大悲咒〉的時候，如獲至寶，非常歡喜。我去拉林站搭火車，在火車上開始讀〈大悲咒〉。拉林站到濱河站是三十分鐘，等到濱河站下火車，我已經會背〈大悲咒〉了！以後與幾個同參道友，一起研究〈楞嚴咒〉、〈大悲咒〉、〈十小咒〉。因為誠心所感，天上有位紫虛菩薩有感正法當興，傳授四十二手眼；只要有一句不明白，他就來教導。從此之後，我用〈大悲咒〉和四十二手眼治病，救人無數。

有一個老道在廟裏修行，常常入定，他可以坐一、兩天沒問題；因為執著心大，修得肚臍紅紅

的，像血那麼紅。老道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，那時候我才十六、十七歲。他有一次出定，正要站起來，沒想到一腳踩死一隻白老鼠。從此以後，他怎樣都不能入定，還發了神經。我就幫他作點「工」，他又可以入定了，所以修行要處處小心。

18.以德化人

上人在求學期間，就參加各慈善團體，像佛教會、道德會、慈善會、理善勸戒菸酒會等。輟學後，上人更是全力以赴。上人在鄰里間，一向以孝行見稱，受人敬重。當時有一位姓邵的，擔任理善勸戒菸酒會的職務，自己卻犯了酒戒，還不肯聽大家的勸誡。上人不惜真誠死諫，邵某終於醒悟悔過！

上人自述：

在當時我有個愚蠢事情，這是憑我一念愚誠所作的事。邵國才（音）那時作理善勸戒菸酒會（在理公所）理事長，我作總務課長，我們都是在理的──不抽菸、不喝酒、不賭錢。可是他以後不知道為什麼，把理破了；破理叫打理，就好像把碗砸碎了。誰勸他再復理，他也不聽。我當時愚蠢到什麼程度，自己就準備自殺了。

我和邵國才（音）是結拜兄弟，我打算先去勸他，他要是不去補理的話，我一頭撞牆碰死，或者用別的方法死在他面前，叫他知道悔過。你看，世上竟然有這樣愚癡的人！我這時有多大年紀呢？大約是十七歲。我到那兒，也不說旁的，我很嚴肅地告訴他：「你趕快去把理補上；你不補上會後悔的！你聽我的話，你趕快去補理。」邵國才看我是一片至誠，他才說：「好！老弟！我答應你！」我那時候真的存心要那樣作，你們說我這個人是不是愚癡到了極點？哪有人為了朋友打理，就犧牲自己要自殺？類似這個事情還有很多很多，我生來性情就愚癡到這個樣子。

北方有一個道德會，專門講道德、說仁義的。我十六歲參加道德會，十七歲那年冬天，就做講習班的主任──就是作教授，來教授一切的學員，而那些學生，有五、六十歲的，也有四、五十歲的，男男女女共有五、六十人。

在道德會，什麼東西都要節省。譬如吃馬鈴薯，本來一般人吃馬鈴薯不吃皮。因為在道德會，提倡人家不能吃的都要吃，所以我就對學員講：「吃馬鈴薯，皮不要吐出來，勉強一點還是可以把它吃下去的，這才表示我們實行的功夫──不能吃的，我們都能吃。」我這樣講了，有的學員還是把馬鈴薯皮吐到桌上，有的吐到地下，或者嚼了又吐出來。因為吃飯的時候，大家都不講話，所以我也不管，隨他們便。吃完飯，我用一個碗，把所有學員吐到桌面上或者地下的薯皮，都撿到碗裏，當著學員的面前，把它們給吃了。這麼一來，再也沒有人敢吐馬鈴薯皮了。如果我不這樣實行，以身作則，這些學生是不會聽教的。

19.病中神遊

上人十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因為說：「一般人都怕魔，我是魔怕！」而招感病魔的考驗。大病之後，上人從此自稱「活死人」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這個人生來，不怕什麼狼蟲虎豹；也不怕天魔、地魔、神魔、鬼魔、人魔，沒有令我恐懼的東西。為什麼不怕呢？因為我不怕死。從小生來就不怕死，所以什麼也不怕！十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學習佛法之後，以為自己不得了了，就說起狂話來了，我說：「一般人都怕魔，我是魔怕！」我說魔怕我，不是我怕魔；你說，這話說得狂不狂？說完了這話之後，魔就來了。你猜是什麼魔來了？病魔來了。

病魔一來，這回我也怕魔了，不是魔怕我了！因為病一來，行動也不自由了，好像披枷戴鎖似的，身體也不聽話了。一天到晚就躺在炕上，也不能飲水、吃飯。這時候我知道是說錯話了，自己還是抵抗不住這個病魔。

這一病，病得什麼都不知道了，奄奄一息就要死了。正在將要死而沒死的時候，就見到東北的三個王孝子：一個是老道，一個是和尚，第三個是在家的王孝子，是個老年人。他們三個人一來，就把我帶走了。我一出門口，腳不沾地就到虛空裏頭了；不是騰雲駕霧，是在虛空裏走路。

往下邊一看，房子都變得很小！就這麼樣邊走邊看，中國的名山大川──五臺山、峨嵋山、九華山和普陀山，四大名山都去遍了。每到一處，就見到很多人，也見到很多的廟宇，各處去參觀；當時不但到中國的地方，外國的地方也到了很多，也見到很多白頭髮、白眉毛、綠眼睛的西

方人。自己覺得好像在看電影似的，一幕一幕地轉變；但是不像看電影的人在銀幕前看，我這個看電影，是到銀幕裏頭看。這三個人，連我四個，各處去看這些電影，看見很多很多東西，也聽見很多很多的事情。

後來回家，打開自己的房門，向房裏一看，怎麼床上還有一個「我」在那個地方躺著呢？正當我覺得還有一個「我」時，立即又變成了一個身體了！這時候就有呼吸了，也能動了。當時我父親、母親都在身邊看著我，就說：「他沒有死，又活了！」我問父母親，才知道自己有七、八天不省人事了；現在又有知覺了，知道自己還沒有死。

由這場大病之後，我就變成一個「活死人」：已經死了，又再活過來的一個人。由此之後，我也不那麼狂了，不再隨便說話。我由此知道自己的功夫還是不夠，所以經不起考驗。雖然我不怕妖魔鬼怪、天魔外道，但是我降伏不了病魔，還是忍受不了。所以修道人，不能說自滿的話，說自己什麼都不怕；如果你自滿，麻煩就來了。

20.棄醫從道

上人讀了兩年半的書，除了貫通儒家經典之外，也博覽醫卜星相書籍。雖然他父親很希望上人去行醫，上人還是決定出家修道，闡揚佛法，廣利群生，實現救人濟世之抱負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有一位同學，他讀了十五年書，我只讀兩年半，還超過他兩部書。我把五經四書都讀了，古文八本，我讀有七本，醫書讀了十五、六本。十八歲的時候，已經沒有書可以讀了，也很少有世俗的醫生讀那麼多書的。那時候，醫學、醫卜星相我都涉獵過，可是我都不做；我會批八字，但是不批。因為這個不究竟，雖然也是真的，但是都在那兒繞彎子。

我讀醫書是被逼的，被誰逼的呢？被我父親逼的。因為我父親是農人，我讀書了之後，他叫我讀醫書，說醫書是有用的，可以賺錢的。既然父命難違，於是我上午讀醫書，下午就讀舊學；等我讀完書，什麼病我都懂，可以給人看病了。因為我那個老師也是個醫生，他給人看病，也叫我幫著看脈，我也幫他抓藥。

但是我這個人，說起來很笨的，就不願意要錢，一生來與錢沒有緣。我父親很窮的，我還安貧，就是願意窮。我覺得窮，少了很多煩惱麻煩。我覺得錢是個很邋遢的東西，很不乾淨；若是來路不明，更不乾淨。又譬如有一百個人，我治好了九十九個半；剩下半個，我要是把人家生命給耽誤了，就覺得對不起這個人，對不起自己良心。因為這個，我也沒去做醫生。

21.嚴拒女色

上人在十八歲時，遇到女色的考驗。上人說：「一切是考驗，看爾怎麼辦；覿面若不識，須再從頭煉。」修道不容易，要時時要保持正念，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上人自述：

那時候，我自以為自己修行有點功夫了，就遇到考驗。在東北，在我沒病以前，我就參加道德會，在道德會做總務科長，專門講道德，說仁義的，勸人家做好事。那麼勸人家做好事，我自己做不做好事呢？我自己更做好事；不是說單勸人家做好事，自己不做好事。

有一天，我看一本書，書上講到張雅軒重道遠色的好行為。書上說有一個女人叫于淑嫻，就是于鳳至（張學良的太太）的姪女。于淑嫻喜歡張雅軒，就佯狂跪倒在他的面前，說她一定要嫁給他。張雅軒一看，這是不對的，就婉轉地把她勸退了。我看見他的行為這樣好，我就對天發願，我說：「天哪，天哪！張雅軒這種行為，我一定要效法他。」說完之後，自己立即覺得這個想法是不對的，我就後悔了：「我要遇著這個事情，幹什麼呢？這有什麼意思呀？這不是太愚癡了嗎？」說完之後，這一天晚間，很奇怪地就遇著這種魔考。

道德會的宿舍原本是一個房間，北方都是睡炕的，女人的宿舍和男人的宿舍是連著的，中間有一道木板牆隔間，底下還有道縫。女魔來了，她從牆縫把手伸過來，非常不老實。我當時就知道：「白天發那個願，晚上就遇到這種魔考來試驗我，看我究竟能不能效法張雅軒？這真是不可思議！」那怎麼辦呢？我不理她，她就退了。

從這個我知道，你如果有什麼願力，默默中，菩薩或者就來試驗你，所以不要說自滿的話。你們要切記，不要說：「我歡喜什麼。」也不要說：「我不歡喜什麼。」隨時就會有境界來考驗你。總而言之，不要講沒有意義的話。

22.威德伏邪

上人在道德會時，有一位學員名叫蔡淑坤，有一天突然發狂，她的面色、聲音突然改變，大罵說：「我是某某黃大仙，因為你們對我不敬，我特地來教訓你們！」當時擔任講習班主任、理事長、會長的人，都被她辱罵。

上人看她實在太胡鬧了，就對她厲聲地說：「道德會是順應天理而建立的，你擾亂道德會，就是違背天理。我現在要代天行道，要懲罰你，絕對不容你如此亂來。」上人話才說完，只見蔡淑坤露出畏懼之色，說：「我就要走了！」怪的是，她想要走卻提不起腳來。

她驚惶失措地跪倒叩頭，向上人求饒，說：「請你發發慈悲，放我回去。我以後再也不敢來擾亂道德會了！」上人說：「你既然知道錯了，我現在就饒了你；如果你再來攪亂，絕對不客氣。你走吧！」附在蔡淑坤身上的邪魅，趕緊拜謝而去，蔡淑坤隨之也就清醒過來。從此以後，那兒沒有再發生過類似的事。

23.遇魔不動

上人修習禪定，功夫日純。在十八歲時，臘月二十九日的夜晚，上人夢見自己進入一間茅棚。

上人自述：

有一次，我作夢到一戶人家住，這家有兩個女人，老的大約五、六十歲，年輕的有二十多歲。我在北炕上，她們就在南炕上住。晚上睡覺，在像睡著又沒睡著時，這個年輕的女人就到北炕上，把我抱起來了，想往南炕她躺的那地方拖。

我當時心裏想：「這是幹什麼？一定不懷好意！」我問她：「妳想幹什麼？」她也不講話。我想這大約不是人吧？就念起觀音菩薩：「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……」，一念觀音菩薩，什麼都消失了；可是我被她夾的這兩邊肋骨，痛了一個禮拜。你說這個夢是真的，它不應該後來什麼也沒有；你若說是假的，被她夾的肋骨又是真的痛！

24.創辦義學

辦教育，是上人三大志願之一。早在十八歲時，上人就創辦義務學校，一個人教育三十多個貧寒子弟。現今法總的各級學校，都保有「義務教師」制度，承續上人義教精神。

上人自述：

我十五歲開始讀書，因為覺得幼年失學，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，是我這一生很大的遺憾。雖然自己沒讀幾天書，但是我很熱心教育；雖然只認識幾個字，書卻懂得還不少，所以在我讀了兩年半書後，十八歲那年，在自己的家裏成立義務學校，不收錢，盡義務教人讀書。

山裏邊是個沒有文化的地方，我在那裏教義學，我叫那兒是「蛤蟆塘」。什麼叫蛤蟆塘？就是一到秋天，蛤蟆都鑽到石頭底下；搬開石頭，裏邊有很多小蛤蟆，據說那種蛤蟆是進貢的。那時我一個人教三十多個學生，天天陪著學生，做孩子王。

為什麼我要做孩子王，還不收錢呢？是不是這孩子王很光榮的？也不是。因為我讀書很困難的，我很同情別人沒有機會讀書。當時中國教育不普及，文盲太多，我很希望所有中國的青年學子，在很小的時候都有機會讀書，令他們有相當的學識，所以我成立一個私塾學校；不求取任何的費用，每天義務來教這些文盲的青少年。

我常在想，這世界為什麼壞呢？就因為「錢」這個字，錢把各行各業都支配得顛顛倒倒。我想做老師是為教育而教育，不是為的錢，不是為的名，也不是為的利來教書，所以我就願意提倡義務學校。因為我沒有錢不能讀書，就想到其他的貧苦兒童也有同樣的遭遇，所以義務學校不收學費，什麼費都不收；我還給預備書本、紙、筆、墨，免得學生因為沒有錢，而不能讀書。我告訴你們各位，我有生以來，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要錢，就算幫助人多大的事情，也是盡義務；甚至於救人的生命，也不求代價。我是這麼「愚癡」，所以我教你們的，也是這麼一個「愚癡」的思想。

25.治羊毛疔

上人曾說過：「我和你們沒有什麼兩樣，唯一不同就是我沒有自私心。」上人念念都是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安樂。」上人悲願精誠，感動天地；上人雖然感染羊毛疔，冥冥中蒙佛菩薩加被，不藥而癒。

上人自述：

記得大約十八歲，我在義務教書的時候，不知是氣候，還是什麼原因，山裏流行一種病──「羊毛疔」，很多人都生這個羊毛疔。人一著急上火，就容易生羊毛疔；說起來很怕人，發作的時候，令人頭痛得受不了。羊毛疔在身上，會凸出一個像火柴頭那麼大的小疱包，前七後八──前邊有七個，後邊有八個。你用火柴頭一扎，這個疱就塌下去。鼓起來的疱，用針一挑，那裏頭真有羊毛！你若認識，就用個椎子扎入包裏，然後往外一挑，再用刀把椎子上面的肉割斷──肉裏頭沾了很多毛，毛也要割斷，傷口出點血就沒事了。如果不治，不挑破，病人一定三天就死；若有人懂得怎樣治，它很快也就好了。這個病就這麼厲害！

我教的學生，同在一天就有十幾個都生了羊毛疔，我即刻治都治好了。我很喜歡的一個學生姓李，很聰明也守規矩，每一樣都是優等，我對這個學生很愛惜，所以我叫他做班長。這個學生最後也生了羊毛疔，當時我心裏有點著急，就上了火。我幫他挑完羊毛疔，他沒有事回家，但是我就病了，頭痛得像要爆開來似的。

我一看，身上前後都有小疙瘩，我知道我也生羊毛疔了。可是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（刀把），自己不能給自己治，旁人也不會治，於是我又發脾氣了！發什麼脾氣？我說：「觀世音菩薩，我是幫助人的，你不應該叫我也生這種病！我真要是一個對佛教沒有貢獻的人，我不治它，也不找人來給我挑，我就在這兒等死！我是獻身佛教的，如果佛教不用我，我就生羊毛疔死了算了；如果佛教還需要我的話，我不治也會好的。」這時候，頭痛得好像就要裂成兩半那樣。

我忍著忍著，過一陣子就睡著了。過一會兒，感覺不能呼吸，憋醒過來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喉嚨這兒堵著似的；用力往外一咳，竟吐出幾團子像羊毛似的東西！就這樣羊毛疔自己就好了。從那時候起，我知道自己可以為佛教做一點事情，自己是屬於佛教的。

▲Top

|目錄|上一頁|下一頁|

法界佛教總會？DRBA / BTTS / DRBU